

# 临汾古戏台

徐 剑

列车驶进陕西西安时，天色将晚。他本想坐当晚最后一班高铁去山西临汾的，但两个车站转场，仅剩15分钟，看来只有在西安歇一夜了。

第二日，他坐高铁到了临汾，驱车前往尧都区东羊村，听闻那里有一座元代年间的乡村戏台。

抵达村庄，沿幽径而行，穿过一片树林，一座元代戏台扑入眼帘。戏台坐南向北，红墙石柱，飞檐斗角。走到跟前，戏台高出地面两米有余，正前方四根石柱方方正正，足有二三十厘米宽，上面刻有图案，并镌汉字，皆为柳体。

拾级而上，走到舞台中央，顿觉自己也可以演一位小生，锵锵锵，似骑马而来，扬鞭之时，便有铃铛响起，靠旗飘飘，绕了几道弯，然后一个亮相。

过去以为元朝唯有元杂剧，可后来发现，元代的书法、绘画、雕塑等同样璀璨。

那天，站在元代戏台的中心，仰首看藻井。戏台的藻井，一改两宋的精致，一切工艺简化处理。踱着方步，环顾，身边尽是生末净旦丑，他该演个啥角色？他

问自己，亦问藻井之上的天穹。

他迁徐走下来，只见戏台正前方，有一座门楼，立有一亭，飞檐斗角，亭阁高耸入云间。

以为是看戏的人坐上位，岂知专家说，此亭是给神仙和天地君亲师看的。神仙住在哪里？他茫然四顾，不见庙宇、殿堂。专家引领他向前，一块长方形的原址上，天井、庙堂的柱墩犹在，仍可窥视当年这座乡间庙堂的格局和气象。

在殿堂旧址踟躅良久，他见废墟后边，有一间普通平房，房子并不高，酷似乡间农舍，抑或当年僧舍遗存，大门紧闭。正西边，却是别有洞天。推门一看，又是一个烟火人间，泥塑之美令人惊叹。右边，一县吏坐于县衙大堂书案之上，目光炯炯。左边，一位皂吏伫立着，横眉冷对。后堂门开一缝，一小厮闪出半个身子，似提着开水来。

从左边望过去，又是一道人间烟火风景。一个小厮推开两侧的门，闪出半个身子眺望，街上行人匆匆，一位穿蓝衣长裙的大元妇女，满月脸，小眼睛，柳叶眉，倚街望前方。西北望，雁归

来，远方征战的丈夫何时归来？与唐宋年代江南女子倚门而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春愁秋水，君去远方，古来征战几人还。

将目光抬眼高处，屋檐之上，牡丹盛开，春花怒放，金枝绿叶，一幅精彩的大千世界。

看完几个乡村戏台，已近落日时分，回到下榻宾馆，他对临汾乡村大舞台赞不绝口。当地朋友掩口一笑，好的还在后边。他问，在哪里啊？

在洪洞县广胜禅院下边的水神庙里，当地朋友答道。什么时间可以看到？他有点迫不及待了，欲一睹水神庙之大观。三天后，机会来了，在前往洪洞县大槐树的路上，他特意在水神庙停留。

水神庙又称下寺，是祭祀霍泉水神的风俗性祭祀庙，包括山门（即元代的戏台）、仪门、明应王殿等。大殿里塑有明应王像和侍女、大臣等泥塑，绘有大量壁画。

流连于壁画前，他驻足不前，回想刚才路过的山门，戏台依然坐南向北，舞台如殿宇，下边有一个拱门，走通水路，而正中央的戏台上有三道门，中央为舞台，通到后墙边，两边则为配殿，



为演员换装休息之处。

时间过去数百年，如今除了水神祭祀的日子，依旧有演员登台。而上寺南墙上的壁画，恰好是元杂剧的情景再现，生末净旦丑，还有

乐班一一在此露面。

水神庙、乡间戏台，蝉声、涛声、曲声四起。临汾听曲，听涛，听雨，他分辨不清，莫道君不识，分明是元代戏台蒲扇的花旦之声。

## 时节

## 北国初春来

孙福攀



推开院门，迎面便撞见一片朦胧的绿。不是那种泼辣的绿，而是隔着薄薄的、尚未消散的晨雾，从远处田野里透过来，一抹似有若无的底色。像谁将一块巨大的、半旧的绿纱，轻轻地铺在大地上，边角处还微微地皱着。空气里有股子凛冽的清气，吸到肺里，凉沁沁的，却又分明裹着一丝极淡的、难以言说的温润，仿佛是大地沉睡了一冬后，呼出的气息。

我沿着田埂慢慢地走。脚下的泥土，前些日子还冻得硬邦邦的，硌得脚底生疼，此刻却酥软了。踏上去，不再有那种脆生生的抗拒，只微微地陷下去一点，随即又温柔地托住你。低头细看，土块的边缘已泛起了潮湿的深褐色，像被水墨润开了一般。我蹲下身，拣起一小块，轻轻一捻，便散作细腻的沙土，从指缝间簌簌地漏下去，那股熟悉的、混合着草根与冰凌消融的泥土气息，便倏地钻进鼻子里。这气味，沉甸甸的，是北国春天最初始、最本分的宣言。

麦田就在眼前了。麦苗是矮墩墩的，紧贴着地皮，一副谨小慎微的模样。远看是绿蒙蒙的一片，近看，才能辨出那绿里的层次：老叶是苍绿的，带着去冬风霜留下的倦意，叶尖上常有些枯黄的痕；而从这苍绿的中心，却现出一星、两星针尖儿似的嫩绿来。这绿是新生的，怯生生的，

薄得似乎能透过光，却又倔强地支棱着，含着饱满的汁液。我伸出手，想抚一抚，指尖快要触及时，又停住了。它们是这样的小，这样的娇嫩，仿佛一丝鲁莽的体温，也会惊扰了这场小心翼翼的梦。它们是在返青呢。返青——这词真好，不是“绿”，是“青”，是生命从深处一点点泛上来的底色，是大地血脉重新开始流淌的声音。

田边便是那条小河。水还瘦着，清浅得很，看得见底下光滑的卵石。岸边的垂柳，枝条仍是冬日里那种干枯的灰褐色，僵硬地垂向水面。然而你若凝神细看，便会发现那僵硬里，已藏了无限的柔软。枝条上，一粒粒芽苞，不知何时已鼓胀得像米粒般大小了。它们紧紧地包裹着，外头覆着一层灰褐色的、如鳞甲般的壳，尖端却已透出那么一丁点儿、几乎难以察觉的鹅黄。

我凑近一枝，目光顺着那弧线游走。阳光斜斜地切过来，给那芽苞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极淡的金边。就在那金边最亮处，我竟看见，顶端的“鳞甲”已微微地裂开了一道缝隙，缝隙里，隐约探出些茸毛似的、银灰色的东西，软软的，颤颤的。它并非“绿”，却让你无比确信，那里面，正汹涌着一整个绿意磅礴的春天。古人说“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”，真是再精准不过了。看的，便是这份沉默的、坚忍的

萌动。

不知何时，风转了向。先前那带着寒意的北风，悄然歇了，换作一阵若有若无的、打南边来的气脉。它拂过田野，麦苗的梢头便漾起一层几乎看不见的涟漪；它掠过柳枝，那些茸茸的芽苞似乎都轻轻地点了点头。这风是温和的，它不催促什么，只是静静地拂着，像母亲的手，一遍遍抚过孩子的额头。于是，空气里那丝温润，便越发地明显了。这温润，是解冻的泥土、返青的麦苗、鼓胀的柳芽，共同酝酿出的天地间最初的柔情。

我直起身，向村庄望去。家家户户的屋顶上，炊烟正袅袅地升起，笔直笔直的，在无风的此刻，像一根根淡青色的柱子，撑起这广漠的、渐渐苏醒的天空。远处，隐隐传来一两声鸡鸣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融化在这清旷的空气里。

北国的春天，来得是这样静，这样不露声色。没有江南的“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”，它只是默默地，让泥土酥软，让麦苗返青，让柳条鼓起芽苞。它把所有的力气，都用在看不见的深处。这份初来，是朴素的，甚至有些笨拙的，却有着一种撼人心魄的、内敛的力量。它让你相信，再厚重的严寒，也封不住这大地深处勃发的生机。这一抹鹅黄，一线新绿，是生命对时光最庄重的应答。

## 风味

## 温州糯米饭

翁德汉

是问父母家里做年糕了没。异域求学的他，总在某个寒夜突然渴望故乡蒸笼里热气带出的薄雾和浓浓的年糕香。

做年糕是一道关卡。在生活拮据的年代，孩子们对年糕的期盼之色可露脸上，却不能表达出来，因为家里实在太穷，大人们怕过年啊。

以往过年前，父亲挑着装有糯米和大米的担子到年糕作坊，我们一路跟着，第一条出来的年糕被我握在手里，手心是那么滚烫，世间最美好的

事情莫过于此。正月后，我会取出浸泡在水里防腐的年糕煮熟当早餐，然后背着书包去上学。

接着到了端午节，吃粽子的时间。我放学回家，一捆捆粽子摆在餐桌上，看上去似乎都相同，又好像各有不同。母亲区分得清清楚楚，这是蜜枣粽，那是蚕豆粽。我说要吃蜜枣粽，母亲剪下一个递到我手上。解开箬叶，咬一口，满满的糯米芳香侵入口腔，我问母亲为什么糯米不多种一点，它可以变成各种美食。

刚放寒假，读高中的女儿和上小学的儿子便迫不及待地围着平板电脑，开始准备他们的出行攻略了。看着孩子们专注查找的模样，我想接下来这个超长假期，他们大抵又要跟着妻子，畅游祖国的壮美山河，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无限乐趣。

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是妻子的最爱。纵然每次出行难免伴随旅途颠簸之苦和景区排队之累，可她带着儿女们依旧乐此不疲地行走，足迹遍及天涯海角。如今又进入假期，不论是对于从事教学、常年忙碌的妻子来说，还是对于渴望放飞的女儿而言，无疑是出行的黄金期，只是这次，她有了不一样的打算。

正当儿女们争论着，是去东北赏雪滑冰，还是去海南逐浪踏沙打卡时，妻子却一脸淡定地摆了摆手说：“这个假期不远方。我们生活的城市，原本就是‘网红’旅游地，非遗民俗活动搞得一年比一年红火，处处都透着浓浓的年味。往年我们不是奔波着外出旅行，就是匆匆回老家，一直没好好享受过六朝古都的新春韵味。这个寒假，我决定足不出城，一个景点一个景点慢慢逛。”

不出门远行，选择就近过年，妻子的提议，我是举双手赞成的。大过年的，既不用我独自留守在家，又可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本地的年俗风情，更难得的，借着春节假期，我也能全程“护航”，顺便和家人拍张温馨的全家福。只是儿女们是否接受？我心里不免有些忐忑，他们毕竟更喜欢远方的风景。

不承想，孩子们听完妻子的话，非但没有说不，反而兴奋地跳起来，一个劲夸妈妈最懂他们。女儿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，临离校时，老师特意提醒大家，假期别老窝在家里，不妨多去附近的景区走走看看，感受身边的文化与年味。其实孩子们都是这样，要的不一定是远方，只要不整天被关着，有好玩好吃的，便满心欢喜。

确定了就近过年计划，我第一时间拨通了双方父母的电话，邀请他们来和我们一起过大年。电话那头的老人听了，爽快地答应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赶紧坐到电脑前，带着儿女们重新规划假期攻略。第一站，我们敲定了秦淮灯会，作为南京新春民俗的“地标”，这里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“围观”。今年，灯会不仅有“山海经”主题灯组，还有15米高的巨型“飞马”灯、999盏“祈福灯树”等。儿子听完，恨不得马上就出发。妻子笑着说下午就带他们前往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将打卡玄武湖，乘一叶扁舟游湖赏梅，

◎ 人间

## 追着年味的脚步

马晓炜



领略浅春玄武湖的别样风情；预约云锦博物馆，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云锦“挑花”，用小型织机织出简单的云锦纹样，触摸非遗技艺的精妙；去金陵小镇，制作传统滚灯，在实践中感受民俗的魅力。

家中老人即将到访，作为一家之主，我自然要好好表现一番。工作之余，我逛起了菜场和商超，从选春联、买灯笼和预订土鸡土鸭等入手，有条不紊地筹办着过年的一切。我不仅要把家里布置得焕然一新，还要在除夕为家人奉上一桌丰盛可口的年夜饭，力争过年期间让他们一日三餐营养均衡、不重复。

忙碌的间隙，我不时接到儿女们玩耍打卡的视频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女儿兴奋地指着屏幕：“老爸，你瞧，这就是‘天下第一瓮城’，等下我们要在这观赏《心印·中华门》大型光影秀呢！”透过方寸荧屏，看着他们有说有笑，不紧不慢地观赏，沉浸式感受喜气洋洋的传统年俗，我忙年的热情也愈加高涨。因为再过几天，我也将加入他们的行列，一同追着年味的脚步，共度这个温暖又热闹的新春佳节。

厚的糯米香。我不好意思上前询问，总是默默绕过。一起逛的同学说请我吃糯米塌。哦，原来它叫糯米塌，这个名字很形象，我一下子记住了。

翌日，来吃糯米塌。平底锅里猪油加热，把切成方块的糯米块放进去，煎至两面微焦，添加葱、料酒，煎好后夹到纸上，递到我们手里。举起糯米塌，鼻子里充斥着香气；咬一口，舌尖传给大脑最愉悦的颤动。

糯米塌是温瑞平原传统早餐之一，我却从未在早上吃过。坊间传说老板卖糯米塌，积攒出了好几套房子。

勤劳的小城，从不缺少传说。在温瑞平原上遍布着无数的早餐店、夫妻档小店、路边无名小店、知名连锁店，人们凌晨两三点起床，一直持续工作到午间。早餐店的菜单上，自然少不了糯米饭，它们是在外温州人的乡愁，是地域文化的符号。对于温州人来说，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一种家乡的记忆和情感的寄托。许多在外的温州人都会想念家乡的糯米饭，在外地看到有卖糯米饭的店，就会勾起浓浓的思乡之情。

温瑞平原的泥土是糯糯的，所以，种出来的糯米也黏住了游子的心。

（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）

